

626.4
5067
12

第十二輯

信及錄

神州國光社

中國歷史研究社編
中國內亂外禍歷史叢書

信及錄

鴉片事略

清林則徐

清李圭

主
編
者

程 演 生
李 季
王 獨 清

編輯者 中國歷史研究社

本書輯錄 林 孟 工

出版者 神州國光社

發行者 神州國光社

上海福州路
三八四弄四號

民國三十五年十一月出版
民國三十六年四月三版

實價

序 言

一

在今日，鴉片問題是幾人盡知的事件，關於這個問題的記載，也時常散見于近代著述裏面。但若求比較有系統的專著，或已刊的確實文獻，則不多覩。本叢書第二十八冊輯錄下列兩種的史料，以供這個問題的研究：

一・信及錄

二・鴉片事略

鴉片事略的著者爲清江甯人李圭，書成於光緒中葉，有北平圖書館民國二十年印行本。這部書的用意，恰如著者自己所說，欲使國人明瞭英人以售賣鴉片起釁及其後勸禁鴉片的始末。書分上下兩卷，上卷特詳於前清嘉慶道光間禁煙的經過，下卷說明鴉片戰爭後的弛禁情狀。牠對於道光迄光緒前後五十年間鴉片問題的嬗變，確有着忠實的記述。

信及錄爲林文忠公則徐以欽差大臣查辦廣東海口事件——即主持斷絕鴉片根株的事件——所發布的文告及與外人往來的文件，自道光戊戌年十一月起至庚子年三月止，舉凡林文忠公政書所未列入的禁煙政績，都彙集於此。是書原爲林公所遺留的抄本，民國十八年適值虎門燒煙九十年紀念，曾一度刊行問世，但刊印不多，流傳未廣。書中外人所遞呈稟，幾乎全是當時不通適的外國人的漢文，格外流露出當時的真相，而成爲鴉片事件之最珍貴的文獻。

二

鴉片爲使中國幾淪於亡國滅種的最大因素，遠非洪水猛獸的禍害所可比擬，這已是一般所洞見的事實，可勿庸贅言了。在這個問題上，我們必需特別與以注意的，則因爲這個毒物曾爲外禍的導火線，同時又映出百年來中國政府之舉朝關茸的黑暗狀態。所以，檢討舉世所重視的鴉片事件，探究牠的底蘊，格外切合於我們窮溯中國內亂外禍的本旨。

在這個鴉片事件裏面，有外族之經濟的武力的侵略——尤其是帝國主義之殺人不見血的酷毒手段的侵略，有前倨後恭只怕強禦的政府，有禍內媚外委曲求全的官吏，有爲

虎作倖惟利是視的漢奸，但同時也有犧牲一己澈底負責的忠烈，和迫于義憤力悍外寇的義民；種種中國歷史上屢見不鮮的可恨可痛可歌可泣的事實，同時在這一幕民族悲劇裏充分表現出來。

可是，因為鴉片事件的結束，打通了帝國主義侵入中國的門戶，陷整個中華民族于搖手轉足不得的地步，就有一部份人對於當時主持嚴厲禁煙的人物，加以『持之過激』『輕啓邊釁』的批評。這與當時道光諭旨所說『不但終無實濟，反生出許多波瀾』『東華錄道光四十二』的話，恰相吻合。在道光是有心搪塞，原不足論，而這種不明歷史背景的淺識，也就是代表不抵抗精神的一種謬見。其實，九十年前的林公，已曾對此下了透切而沉痛的駁斥，那裏面最精警的論據是下述這幾段話：

……鴉片之爲害甚於洪水猛獸，卽堯舜在今日亦不能不爲驅除。望人執法懲奸，實爲天下萬世計，而天下萬世之人亦斷無以鴉片爲不必禁之理。若謂夷兵之來係由禁煙而起，則彼之以鴉片入內地者，早已包存禍心，發之於此時與發之于異日，其輕重當必有辨矣。臣愚以爲鴉片之流毒于內地，猶癰疽之流毒于人心也；癰疽生則以漸以成膿，鴉片來則以漸以致寇，原屬意計中事……而逆夷滋擾浙洋，卽與潰膿無異。然惟

膿潰而後疾去，果如其法醫治，托裏扶元，待至膿盡之時，自然結痂收口；若因腫痛而別籌消散，萬一毒邪內伏，誠恐患在養癰矣……英逆不遵法度，且肆鴟張，是以特奉諭旨斷其貿易，然未有浙洋之事，尚可仰懇恩施……今非維難許通商，自當以威服叛。第恐議者以爲內地船礙非外人之敵，與其曠日持久，何如設法羈縻。抑知夷性無厭，得一步又進一步，若使威不能克，即恐患無已時，且他國效尤，更不可不慮……〔林文忠公政書密陳夷務不可歇手片〕

林公的意見可綜括如下：鴉片是絕對不可不禁的；禁鴉片就與英人的利益衝突，結果不得不致寇；英人早已包存禍心，爲禍無窮，祇有及早抵抗，才能壓阻外禍之潛入；既啓戎端，祇有澈底抵抗，才可免外族得步進步的侵凌。照這個意見簡單的說，就是整個問題關係着十九世紀上半期中國與國際的問題，換言之，即關係着帝國主義開始侵略中國的問題，而絕不是單純的一個禁煙問題。所以，要探討鴉片問題的底蘊，就先要明白這個關係；要估量林公的意見是否正確，及其對英交涉的策略是否適當，就先要說明這個關係的真相。

在另一方面，我們也常聽到若干自命爲立場公允的評判，有的說：英國當時對於中國所抱的願望，只限於通商，却未存心以武力威服中國；鴉片戰爭，在中國固是突如其來，在英

國亦何嘗不是出於意外的變故。這個觀察的當然結論，無非是說，設使當時政府能夠滿足外人的通商要求，就不至產生了這次鴉片戰爭的慘痛結局。

除非是抹殺了歷史上的事實，誰也不能接受這個淺陋的意見。在鴉片事件未發生之前，英人已因對華通商而獲得鉅大利益；即在這個事件發生之後，中國政府所要斷絕的是鴉片貿易，而不是通常的貿易，後來是因為英國反對禁煙政策而影響了牠的通常貿易的利益。（參閱信及錄文件。）英國之使用武力，當然與斷絕鴉片貿易的問題直接有關。要明瞭其中的關係，一方面應看清鴉片與英國的關係，另一面應認識歷來英國對華之口蜜腹劍的策略，或進一步說，以武力為後盾的侵略政策。

又有人說，鴉片戰爭的結果，中國固然大受損害，但因東西溝通從此可以自由，不無使中國蒙受無限的利益。可是，飽受九十餘年來帝國主義侵略的慘痛的中華民族，除喪心病狂的外，誰欲頌略帝國主義侵略自由出入於中國門戶的厚賜呢！

三

在未講到英國對於鴉片貿易的態度前，我們應一述鴉片戰爭前中英關係的梗概，以

求明瞭這次戰爭的遠因。

十九世紀是歐洲帝國主義逐步發展的時期，殖民地的追求，和以產業落後的民族爲被掠奪的市場的企圖，是愈演愈烈。尤其是那時產業最發達的英國，格外利用自己的武力去掠奪他人的利益，而實現其領土的或經濟的傳統侵略主義。自十七世紀創立東印度公司以來，英國是着着進展，實際上全印已入英人掌握，再囊括而東，乘機伺隙，力圖染指中國，這種經濟侵略的野心，是已昭然若揭了。在清之初葉，牠就力求中國給與通商的便利，自嘉慶以後，則急轉直下，由過去之漸進態度一變而爲激進態度。在英國，是非達到通商的目的不可，鬧窮七現，最後訴之武力，這就是帝國主義侵略所必經的程序。鴉片事件，在一方面，可說是中國應付這個積極經濟侵略的機會，在另一方面，不但是英國勢所必爭，而且是掃除侵略障礙所必然促成的結果。其中頗末是我中華民族絕對不可不看清的。作者不憚辭費，特逐節與以說明。至於英人之以鴉片貿易違犯中國法律與人類道德，實已昭彰顯著，英人亦早自承認不諱，勿須多加批評了。

（一）英國在華通商之障礙

從馬加特尼 *Macartney* 之卑辭厚幣以求舟山、寧波、天津諸港的自由通商，以迄納

披爾 (Papiers) 之用軍艦強航虎門以脅制廣東官吏，英人之咄咄逼人的侵略嘗試，是已與中國以嚴重的警告了。自命為奉行『天朝體制』的清廷，對此顯而易見的陰謀，歷來除嚴辭予以駁斥外，復嚴定廣東為唯一外國通商的口岸，並隨時加緊地方政府之就地施行約束的辦法。其著者首推外國商館（即信及錄所稱為夷館）與公行（即信及錄所稱為洋商）的制度。

按照當時定制，外商不得長年居住廣東。通商時期一過，他們即應歸國，或移住澳門。其因料理貿易事件而留省者，必需居住于官廳所指定的十三家商館裏。照外商寄居商館的規程，他們須受公行員的指揮，其購買貨物，無一不經公行員的手。他們不得自由買賣，不得自行買賣，也不得自定價格。即欲雇用司帳員，驗定金質者，傭僕，廚役，擔水夫，及船夫等，亦不得自由選擇，他們不得在省城隨意出入，為的是防其與當地奸商交易，及經營其它秘密買賣的情事。他們的各種請願書，不得自行進稟當地官吏，而必需由公行經手。（參閱 H. B. Morse: *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* 和 *稻葉君山清代全史*）

以這種種嚴格的限制而言，當時政府所以預防外人分外侵略的紙上設施，不能不說是很周到的。在外商方面——尤其是英商，雖然以賄賂貪官污吏與勾結漢好的手段，來破

壞「天朝」的藩籬，博取鉅大的利益，但那種種動見掣肘的不便形式，既成爲他們暢所欲言的障礙，而中國官吏之強侵豪奪，與公行員之從中剋扣，尤使之增重負擔而減少盈利；他們貿易愈發達，則擺脫羈勒之心必然也愈迫切。固然嚴禁鴉片的直接結果，是格外打擊了英人的利益，引起他們的極端行動，但在上述那種通商情形下，英人必不耐長久忍受。所以，就無鴉片事件，英人終要放棄過去的柔順政策，而採取非常的強硬手段。關鍵所在，就是中國政府既立意不變更「天朝體制」，則應始終具有維護這個體制的實際「天威」，而鴉片問題之能否圓滿解決，也就全看這個「天威」的實際表現如何。

（二）鴉片與英國

就英國鴉片貿易上看，上面論斷可得到更確實的證據。

在這個時期中，有一個很顯明的事實，即英國一面積極經營印度，另一面則藉經濟手段侵略中國，以增厚其對印度的支配權。在這個三角式的帝國主義侵略政策之下，打開中國的門戶，便成爲英國殖民發展的迫切需要。因爲在那時候，中國是歐洲人心目中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庫，祇要有孔可鑽，無不博取厚利。試以鴉片戰爭前通商備受中國限制的時期來說，英國在中國的商業發展，已經是一日千里。一七五一年（乾隆十七年），英國駛

入中國口岸的船隻，不過九艘；一七八九年（乾隆五十四年），一躍而增至六十一艘，在英法戰爭期中（嘉慶年間），英國已握有海上霸權，出沒于中國海上者，除少數美船外，就是英船而已；歐洲和平恢復後，英國在東亞的商務，更突飛猛進。（參閱稻葉君山清代全史卷下。）

若分析英國與中國通商的内容，我們就知道英國對華商務所以日見繁盛者，是因為鴉片貿易之增加。在乾隆十六年那個時期，鴉片僅占英國輸入品之八分之一；到乾隆末年，則增至二分之一以上。在那時候，鴉片的主要產區是在印度東南兩境。除鴉片外，次要的英國輸入品，則為印度棉花，約占輸入品總數之四分之一。至英國本部的主要產物之毛織品，不過占八分之一而已。（見稻葉君山清代全史。）照此分析的結果，英國對華的輸出品，大多數是在牠支配下的印度的特產，尤其是以世界所共惡所共禁的鴉片，以中國為尾閥。概括言之，英國的通商，是以三角形的動作為基礎，即英國以本國產物送往印度，再以印度的物產——特別是鴉片——送入中國，因之中國對這種輸入品，以茶及其餘的物品為對換的一部，轉送入英國，而英國以這種產物賣出之剩餘現金送入印度。就此可見鴉片貿易不僅為英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的利器，且為牠資以實現殖民政策的骨幹之一。

單就鴉片貿易言之，輸入中國數量之急遽增加，大可驚人。康熙十年（一六七一年）以前，每年輸入中國不過數十箱；乾隆三十年（一七六五年）以前，每年尚僅二三百箱；截至乾隆三十八年（一七七三年）止，每年僅約增加二十箱。在這一年中，東印度公司得到由孟加拉 Bengal 貝哈爾 Behar 及俄里薩 Orissa 等地產出鴉片的專賣權，英國商人就以之從加爾各答輸入廣東。到一七八〇年（乾隆四十五年），東印度公司行使牠的專賣權利，將鴉片貿易的全權操在自己手裏，而英國的對華通商就是以東印度公司為先鋒隊。換言之，就是以鴉片貿易為主體。因此，鴉片輸入中國的數量陡然激增。嘉慶二十二年（一八一七年），增至三千二百十箱；道光二年（一八二二年），四千六百二十八箱；道光七年（一八二七年），九千五百三十五箱；道光十二年（一八三二年），二萬三千六百七十箱（參閱鴉片事略卷七）；到了道光十六年（一八三六年），即許乃濟上言弛禁之日，鴉片已銷至三萬餘箱。這種高速度的壘進率，那時除鴉片外，恐怕整個世界的物產都無出其右者。

鴉片輸入既如此激增，所以在黃爵滋上疏請嚴塞漏卮，以培國本之日（道光十八年即一八三八年），中國每年漏銀竟達到二千餘萬兩之多。在這裏面，同時發生了一個事實，即中國商人因借貸外國資金而負債於外商。在乾隆四十七年（一七八二年），廣東商人

就已多負債於外商，債額竟達至三百八十萬一千零七十七先令之鉅，有的歷史家認為這是外國資本流入廣東的現象，特別是在廣東的高利息誘致之下，無限制的金錢，就由印度搬運而來，貸與廣東商人（見稻葉君山清代全史但壽譯本第三冊九十一頁）。核以中國每歲漏銀如是之多，與英國因賣出鴉片而吸收現銀如是之鉅，根本上無須向印度搬運現金；而且照上段的分析，印度所輸出的是特產，而迫切需要的是現金，更不能發生自己資金流入中國的現象。那無非是鴉片貿易的鉅量盈利的一部份，或因有留放當地以供週轉的關係，而順便辦理金融的業務，兼以博取正常貿易外的高利。這只可視為基於鴉片貿易發展而產生的現象。再以當時廣東的利率講，普通月息五分，短期放出的二分或三分，而用價值不變的物品担保的，也不下一月一分，英人經濟侵略的收穫之鉅，是不難想像了。

以上是就鴉片貿易上的利益言之，而英帝國主義之得力于鴉片的地方，尚不止此。即英國經營印度的財政，也一大部份取資于鴉片的稅收。下述一段，可資證明：

「英人初有印度，歲徵其〔鴉片〕稅。後見流入中國，吸食漸衆，銷路日暢，於是印度人之操車業者，莫不爭種。印酋、英官見獲利之鉅也，咸命官經理其事，不許民間私種。英於孟買、加爾格達（加爾各答）兩海口設官權稅，箱納英金六十鎊。」（鴉片事略卷

上。

到鴉片戰爭結束後，英人雖然頂着不名譽勝利的醜名，而對於鴉片貿易始終不肯絲毫放鬆。到光緒初年，英人每年運到香港的鴉片，皆在十萬餘箱；即以中國每年進口有稅的數量而論，也增至七萬餘箱。（參閱鴉片事略卷下所錄左宗棠奏請加重洋藥釐金摺。）印度財政之取資於鴉片本者，自然日見鉅大。在同治十三年（一八七四年），英國報載，印度每年收稅共五千萬鎊，內鴉片稅達八百萬鎊。（鴉片事略卷下。）鴉片事略又說：

『光緒元年（一八七五年）五月，（英國勸禁鴉片人士）復稟請議院設法漸令印度減植鴉片，議院以四端批覆，謂：鴉片爲東方人性情所好，日所必需，一也；華人自甘吸食，於英何尤，二也；衆士所陳鴉片爲害情形，過當難信，三也；罌粟關印度度支，欲禁必倍徵他項，恐激而生變，四也。觀其末端，可知英人意向矣。』

又說：『七年（一八八一年）四月初二日，英議院諸臣會議，有大臣不斯者，亦曾（勸禁鴉片會）中人也，出會中所遞請禁鴉片稟詞多至二百通，內一通來自蘇格蘭，具名畫押者五千餘人。不斯因向衆力陳鴉片之害，謂：印度倘能別求生財之道，節省用項，此害去無匪難。……諸臣多是其說，獨印度大員哈丁登以有礙印度度支爲解。十七年

「一八九一年」三月，當下議院開門聚議時，大員佐些卑士倡議停給在印度種製罌粟及發售烟土之牌照，院員是其議者一百六十人，非其議者一百三十人。英廷批駁，謂議員動于羣言，是其議者非出本心，當作罷論。又英廷臣語佐些卑士曰：「印度所收鴉片稅，年中數實不貲，今欲禁之，是將革除此稅也，他日入不敷出，勢必另增他稅，華民害去，英民害來，夫豈謀國之道？」蓋至此英之隱衷始揭以示人。」

英國前首相麥唐納 Ramsay Mac Donald，在他的「印度政府」(Government of India) 書裏，曾說：「東印度公司犧牲了印度人民的利益以成就牠本身的商業利益。有時，見鴉片存貨很充足，牠命令將罌粟田改種穀物，以期維持鴉片的價格。有時——同樣是作商業上的考慮——牠下令不種穀物而改種罌粟。」從這幾句話裏，可見英國之維護其鴉片貿易政策是無所不用其極了。

德人斯脫伊 Stöbe 在其近著「英國與世界」書裏，於追溯鴉片戰爭之下，說道：「這一次是英國殖民史上特別可羞的一頁，爲著這次特別是獎助鴉片的貿易。」在同書裏，他又說：「印度的愛國人士，像中國的愛國人士一樣，曾發生反對鴉片的運動。可是，這對於英國政府是絕不相干的，牠却從鴉片稅裏每年得到將近五萬萬佛郎的收入。所以，牠成立了

鴉片貿易的專利，並將這個毒物飾以『家庭萬應藥』的美名，以期將鴉片的使用推展到廣大羣衆堆裏。』（見法文譯本 Johannes Stoye: L'Angleterre dans le Monde 第二八八頁。）

總而言之，無論在那一方面，鴉片是英國實現其帝國主義侵略政策之一重要工具，也可以說是包括在英國整個侵略計畫裏面，英人之按步實行這個計畫，決不是偶然的事，也不是隨便可以撒手的事。牠之以鴉片輸入中國，就是擴大實行牠對待印度的狠毒的殖民地政策，也就是林文忠公所說，『早已包存禍心，』『得一步又進一步……爲患無已時』而已。

（二）英國砲艦政策與鴉片問題

近代帝國主義爲要滿足牠的慾望，第一著自然是占領土地，但遇有不能占領土地的時候，往往用脅迫誘騙種種手段，締結不平等條約，以遂行其經濟侵略。這在近代史上已累試不爽了。究其實，帝國主義所資以活動者，最有效的當然是牠的軍事力量。特別是握有海上霸權的英國，砲艦政策自然是牠最所倚藉的手段。鴉片貿易關係英國利益之鉅，與英人發展其通商地位之努力，既如上述，則英人之以砲艦政策爲其對華經濟侵略的後盾，無疑